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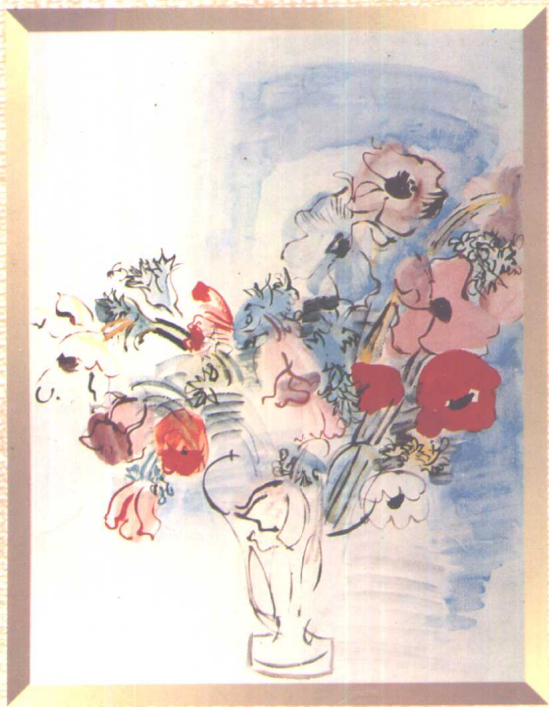
MANUAN SHISHU—CHENPINGYUAN SHUHUA MANUAN SHISHU—CHENPINGYUAN SHUHUA MANUAN SHISHU—CHENPINGYUAN SHUHUA

漫卷诗书 / 陈平原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朱晓阳
装帧设计 池长尧

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

陈平原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
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4
字 数 285 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26-5/G·376

定 价 17.20 元

今 人 书 话

介 语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雠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屡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伏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代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褪，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有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自序

儿时读杜诗，未能领略其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因而，漂浮在脑海里的意象，多倾向于清新明丽者。比如，时常涌上心头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不是典型的老杜诗风。吟诵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更令我神往的，还是那“剑外忽传收蓟北”后的“漫卷诗书喜欲狂”。

一直将“漫卷”理解为无心而任意地前后翻卷，上大学后方被告知，为呼应下文的“好还乡”，应解为“胡乱地收卷起来”。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种过于理性化的解说。在我看来，“漫卷”一句，乃独立的意象。平日里正襟危坐、手不释卷的读书人，竟然漫无目的地胡乱翻卷着手中的图书，不正是心情极不平静（或曰“喜欲狂”）的表现吗？

之所以如此书呆气，非要分辨什么“收卷”与“翻卷”，就因为实在喜欢“漫卷诗书喜欲狂”之风神潇洒，不忍心将其“工具化”。倘若只是旅人远行前的收拾行装，不至于千载之下仍让我辈书生心驰神往。作为一种生活姿态，“漫卷诗书”可以有多种诠释方案：既可解读为无心向学、不求甚解、附庸风雅；也可以是深入堂奥故脱略形骸，才气纵横故不守规矩，人书一体故无暇外求。后者作为一种理想的读书境界，只能心向往之。退而求其次，毋论功名、不计得失、自得其乐的“阅读”，似乎也可用“漫卷诗书”来描述。在这里，“漫卷诗书”之于“喜欲狂”，已由“外在特征”转为“实现途径”。即，读

书人因“漫卷诗书”，而获得了“喜欲狂”的满足感。

如此发挥老杜诗句，明显地远考据而近随笔。“诗书”而至于“漫卷”，本就更适合于“好读书，不求甚解”，与专家学者之“钻牛角尖”大相径庭。我很喜欢周氏兄弟的《随便翻翻》和《入厕读书》，坚信那是相当优雅的读书方法。可“大言”容易“欺世”，单是凭趣味“随便翻翻”，最多只能谈谈“我的杂学”，成就不了周氏兄弟的名山事业。撇开专业著述，只讲阅读姿态，“漫卷诗书”方才值得世人羡慕。

与“漫卷诗书”最为相称的文体，古有题跋，今有书话。在我看来，几乎每个“书痴”，都天生具备写作题跋或书话的才情。明明是书斋夜话、风雨闲谈，为何不提“学识”，而专说“才情”？道理很简单，好的书话，就像叶圣陶赞赏唐弢的《书话》时所说的，“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作为一种与古今贤达东西圣哲“对话”的特殊文体，书话很容易因“借景”而虚实相生，变幻莫测。善于腾挪趋避的书话作家，其学养与见识，往往得到“超水平”的发挥。更何况，还可以从“书里”谈到“书外”，引入大千世界、纷纭人生。正因有此便利，“书话”往往成为兼修文史者“驰骋才情”的疆场。

不经意间，我也在专业著述之余，出版了五册小书；细细寻绎，书话竟然居其半。十年笔耕，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借此保持温润的心境。至于具体的写作策略，则不妨套用几组自家文章或书籍的标题：注重“学者的人间情怀”，故无论是“逛书摊”，还是“漫说文化”，都力图沟通“书里书外”，兼及“大书小书”；从琐琐碎碎的“京华买书记”，到点点滴滴的“江南访书录”、“东京读书志”，于己乃是抒发“书生意气”，对人则自称“结缘小集”。

只讲“结缘”，不论“经世”，并非故作谦虚。书话易学而难精，写作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初未曾鄙视，如今也不

2 【今人书话】

想高自标榜。唯一想说的是：读大书写小书，文章方能大气——这里的“大书”指的是各种厚实笨重且无关风雅的专业著述。此说自是针对时下小品文家之“心无旁骛”、“读写合一”，我对这种近乎“自我繁殖”的生产方式不无疑虑。

当初，为了第一本小书的出版，我专门撰写《杂谈书话》一文，无非想表明志趣，并悬一高的。十年一觉，轮到为自家的书话集（选自己刊随笔五种）作序，本该有点总结性的发言，没想到依然是“心向往之”之类的老话，惭愧之至。

陈平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京西蔚秀园

目录

自序	1
----	---

江南访书录

小引	3
芜湖	5
南京	9
苏州	12
上海	15
杭州	18
广州	23

京华买书记

小引	31
燕园	33
九城内外	36
琉璃厂	39
法源寺	43
书市	47

逛书摊

小引	53
之一：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56
之二：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59
之三：一九八七年十月四日	62
之四：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65
之五：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68
之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71
之七：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日	74
之八：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77
之九：一九八八年元旦	80
之十：一九八八年一月四日	83
之十一：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86
之十二：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	89
之十三：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三日	92

东京读书志

小引	97
文库文化	98
教养新书	101
讲座学术	104
神田书肆街	108
丸山“福泽”	111
大学百年	115
日本论名著	119
东洋学系谱	123
书卷多情似故人	126

作为“乐谱”的丸山真男 130 篇

漫说文化

- 漫说“漫说文化” 139 篇
- 漫卷诗书喜欲狂
——《读书读书》序 143 篇
- 难得浮生半日闲
——《闲情乐事》序 150 篇
- 何必青灯古佛旁
——《佛佛道道》序 158 篇
- 兼问苍生与鬼神
——《神神鬼鬼》序 165 篇
- 未知死，焉知生
——《生生死死》序 175 篇
-

月旦人物

- 与学者结缘 189 篇
- 晚清的魅力 192 篇
- 工诗未必非高僧
——寄禅其人其诗 196 篇
- 最后一个“王者师”
——关于康有为 207 篇
- 有思想的学问家
——关于章太炎 216 篇
-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
——章太炎的学术品格 223 篇

“当年游侠人”	
——关于黄侃	232
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	
——关于胡适	242
宗教意味与童话氛围	
——许地山其人其文	247
两脚踏东西文化	
——林语堂其人其文	255

品书杂录

“读书俱乐部”开场白	267
读书与知书	
——读《书林清话》	268
藏书楼与学术史	
——读《清代藏书楼发展史》	271
学者与书局	
——读《回忆亚东图书馆》	274
书肆与文人	
——读《琉璃厂小志》	277
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读《中华书局收藏现 代名人书信手迹》	280
畅销书的学问	
——读《畅销书》	290
《小说技巧》	293
《小说的兴起》	296
研究视点与理论设计	
——关于《十九——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思潮史》	299

文学意趣与史学品格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303
我爱读的书	306
“北京学”	312
读书，读什么书？	315

序跋小辑

杂谈书话	
——《书里书外》代序	321
《书里书外》后记	325
读书人语	
——《大书小书》代序	327
《大书小书》后记	331
《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	333
《书生意气》小引	337
《书生意气》后记	341
《阅读日本》后记	342
《诗界十记》序	347
《旧年人物》小引	349
《晚清文人妇女观》序	351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韩文译本序	354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	356
《学者追忆丛书》前言	364
《学术史与规范化》序	367
关于《学人》	371
《文学史》集刊编后记三则	373

◇江南访书录

【今人书话】

小引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行路”和“读书”放在一起，大概是指两者都令人大长见识。可在我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两者都令人心悦神怡。也许是天性好动的缘故，我喜欢读书，更喜欢旅游，因此对古人这一说法格外欣赏。

平日难得出门，乘学校放暑假之机，到江南查访一些在北京找不到的清末民初的“新小说”。虽说花的是公家的钱，每天还有伙食补贴，再加上沿途都有师友照应，不时可以打打牙祭，可还是颇觉辛苦。并非抱怨旅途劳累，而是慨叹读书之难。

小说旧称“闲书”，应该如宋人钱惟演“卧读”才是。而我却风尘仆仆四出访书，一点洒脱劲也没有。大概读书职业化的好处是，迫得你很快成“痴”成“癖”，在别人认为毫无价值之处下死功夫。好在访书之说古已有之，且是读书人的“雅事”。只是我访的不是宋刊元版的经史古籍，而仅仅几十年前的“新小说”。此种书籍，一般藏书家不会见爱；即使人有孤本，我也不敢贸然前往查访，因互通有无是藏书家之间的雅事，记得传为千古佳话的“古欢社约”也是禁止第三者涉足的。这样，我的“访书”，实际上只是到各个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读书。

守着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而热中于出外读书，说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清

末民初闹“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集中在日本和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北京那时还是诗文家的天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七年，全国共发行过二十七种小说杂志，其中上海占了二十二种，而北京却一种也没有。当年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显然都嫌这些“新小说”鄙俗而不屑于收藏。可以收藏“新小说”家彭俞的《周易明义》和《易外传》，可就是不想收藏他的十几种“新小说”。如今谈经学的很可能忘了有过彭俞这么一个人，可谈小说的则还得提起他。“雅”和“俗”有时候很难说。就像今天如有“俗人”专门收集俗不可耐的街头小报、三流杂志和通俗小说，日后肯定对“雅人”的研究大有帮助。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多点，可也远不够研究需要。

于是，只好大热天负笈南下读书。

一九八七年十月

芜湖

我把读书的第一站定在安徽的芜湖，纯粹由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文艺报》第一版上一篇题为《阿英藏书陈列室及纪念基石在芜湖揭幕》的报道。报道称“阿英子女四人将阿英劫后遗书及珍贵字画捐赠给故乡图书馆。为此，芜湖市在风景幽美的镜湖烟雨墩上专设了阿英藏书陈列室，以供各界人士阅览钻研”。到了芜湖我才知道，这段报道除了芜湖市图书馆确实地处“镜湖烟雨墩”和烟雨墩确实“风景幽美”外，余者都必须打折扣。首先，家属捐赠的并非阿英劫后留下的全部藏书，而是部分藏书；其次，所谓“供各界人士阅览钻研”云云，那是将来的事。国内外学术界都知道阿英藏书的丰富（特别在晚清报刊、小说的收藏方面，堪称海内第一家），倘若都像我那样闻风而动，千里迢迢赶来，不知这则报道的作者作何感想。实际上芜湖归来后，我已经劝阻了好几位也想到那里“淘金”的师友。

从北京转南京到芜湖，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夜来无事，重新翻阅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此书初版至今已半个世纪，可学术界还没拿出更像样的描述这段小说历史的著作。其中原因很多，而资料难寻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今阿英藏书室开放，对全国同行来说都是一个福音。尽早结束“资料战”，是学术研究深入开展的关键。

大清早兴冲冲赶到烟雨墩，可惜被把门的老头一把揪住。